翠袖乾坤

貧與貧　富與富也懸殊

連盈慧

今日香港，何只貧富懸殊，其實富與富／貧與貧也懸殊得厲害；過去任何年代，大家口頭只會說百萬富翁，那時百萬富翁已經很了不起，有錢人如何長袖善舞，大不了都以百萬為頂點，可是今日就不同了，百萬早就跟富字沾不上邊，只是口頭習慣，抹不掉「富」的影子。

自從地產掛帥，樓價不斷告漲，不少億萬富翁崛起，半山豪宅富戶，身家一億幾千萬者有之，身家數百億者有之，這個差距就大到同是半山人，富富也懸殊了。

貧當然無話可說，真看過有人窮到垃圾箱中挑食物，最近還看過有人買不起香煙，在垃圾箱頂的煙灰匣子裡揀煙屁股，聽過百鳥歸巢故事，知道是指從不同牌子煙屁股拆出來的煙絲，集中一起捲成長煙，想不到狂加煙稅之後，終於也給我們看到買不起煙的老煙民。

可是也曾好幾次，看過天橋底下的流浪漢在吃新買的光鮮叉雞盒飯，今日就算不是經常看到，總之也曾偶然看到。至於領取綜援過日的，很多知足的家庭，都表示日子還可以，至少比回歸前生活好過點，公立醫院服務也比港英時代完善；但電視上仍有綜援主婦，埋怨過節買得魚買不得燒肉；有要事出門，搭不起的士，甚至有個花俏中年女人，還理「直」氣壯，說沒錢染髮，不敢出門見人。

貧富懸殊現象，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都存在，貧的問題太複雜，太多人失業，找不到工作，無疑政府要負最大責任；但是到處貼滿招聘廣告，志大才疏、高不成低不就，有工不願去做的懶人，任何國家都有；同時也有天生自食其力的硬骨頭，碰上失業潮，找不到工作，他會認為拾荒過活比領取綜援更有尊嚴，所以真要完全消滅貧窮，很不容易。政府只要做到人人普遍有飯吃，不一定全民都吃燕窩鮑參翅肚；全民只要有屋住，買不起樓，交得起租，用不着住劏房，這個社會就美好。

海闊天空

尊敬長者的民族

蘇狄嘉

遊長白山，除了看天池，在每個景區都有很多值得參觀的景點。北坡景區有長白瀑布、銀環湖、地下森林、美人松、長白山溫泉；西坡景區有高山花園、松樺戀、雙梯子河、長白山大峽谷；南坡有駱駝峰、岳樺雙瀑、高原濕地、鴨綠江大峽谷……山頂群峰環抱的天池更是中朝兩國境內松花江、圖們江及鴨綠江的源流。

長白山位於吉林省東南部與朝鮮接壤的邊陲地區，是中國與朝鮮的界山。在吉林白山市，沿着鴨綠江而行，可以隔江眺望朝鮮第二大城市——惠山市，眼底下看見的是平凡建築，據導遊小姐簡介，該市人民生活頗艱苦，常有潛入中國境偷竊發生。

其實在長白山一直有朝鮮族人民居住，他們集中在延邊朝鮮族自治州，人數約達二百萬。延邊的飲食受朝鮮民族飲食文化的影響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俗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漢族也十分喜愛朝鮮民族的飲食。

聽導遊小姐介紹，朝鮮族人民非常尊敬長者，與長者一同走路時，年輕者必須走在長者的後面，若有急事非超前不可，要向長者恭敬地說明原委；路上遇到認識的長者必須恭敬地問安並讓路；吃飯要先給老人盛飯，並為其擺單桌，等老人舉匙就餐了，全家才開始吃飯；晚輩不能在長輩面前喝酒、吸煙；在家宴中，年輕人與長輩同席而無法迴避時，年輕人需舉杯背席而飲，以示對長輩的尊敬；吸煙時，年輕人不能向老人借火，否則便被視為一種不敬的行為。如此尊敬長者的民族，也不會壞到那裡！

琴台客聚

垂涎美色

韋基舜

話說那梁山泊十數個好漢，分從幾路殺入祝家莊，「兩頭蛇」解珍、「雙尾蝎」解寶從後門攻入，火燒馬廄、草料，頓時烈焰沖天。

正在莊外候戰的祝虎，見莊裡起火，先奔回莊。但見「病尉遲」孫立正守在吊橋上，大喝「你那廝哪裡去」，攔住吊橋，祝虎見狀，撥轉馬頭，再衝向「及時雨」宋江那邊。此時，「小溫侯」呂方、「賽仁貴」郭盛兩人舉戟迎戰，把祝虎連人帶馬搠翻地上，梁山泊眾軍一擁而上，把祝虎剁成肉醬。

東路，祝龍敵不過「豹子頭」林冲，飛馬欲從後門返莊，來到吊橋邊，看見莊內火光熊熊，解珍、解寶撲殺莊客，有若斬瓜切菜，亦連忙回馬望北而走，卻遇上「黑旋風」李逵。

黑鐵牛不由分說，掄起雙斧，砍翻馬腳，祝龍措手不及，墮馬撞落地，被黑鐵牛順手一斧砍掉頭顱。莊客見狀，飛報祝彪，祝彪眼見大勢已去，慌忙奔往扈家莊。

獨龍崗三莊聯盟互相支援，今因李、祝交惡而瓦解，但祝彪與「一丈青」扈三娘有婚約，祈能獲得幫助。豈料扈成為求自保，曾答應宋江；如果有祝家莊的人來投，便綁了送交宋江處置，今祝彪自投羅網，扈成命莊客把他綁縛。然而，在押交宋江途中，遇上李逵，「黑旋風」一斧砍下祝彪首級，並再掄起雙斧，便朝着扈成砍來。扈成見勢不佳，策馬落荒而走，棄家逃命，投延安府去了。

扈成為求自保，不顧道義，連未來妹夫亦出賣，誠屬可悲，無怪古語亦有云：「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臨頭各自飛」，更何況是兩郎舅乎！

且說李逵正殺得手順，直搶入扈家莊，把扈太公一門老少殺掉，一個不留。隨即把莊內應有的財賦，捎搭了四軸五十馱，回營寨獻納，然後一把火燒了扈家莊。

「獻納」乃全數上繳歸公，絕無「中間落格」。李逵雖殺人不眨眼，卻為人忠直，乃其性格可愛之處。

梁山泊眾人攻破祝家莊，及李逵血洗扈家莊後，宋江已在祝家莊正廳坐下，眾頭領紛紛前來領功。

此役三打祝家莊，生擒四五百人，奪得好馬五百餘匹，牛羊不計其數，宋江大喜，惟心中仍有遺憾，此乃「只可惜殺了欒廷玉那個好漢」。

欒廷玉只是祝家莊一個教師，與宋江非親非故，武功不及林冲、李逵、花榮，何解黑三郎對殺了欒廷玉這麼可惜？無他，只因謀於培植自己在梁山泊勢力，拉攏了欒廷玉，將來排斥「托塔天王」晁蓋，奪權的話，也多一個人幫手。

且說宋江在惋惜欒廷玉之際，有人來報：李逵血洗扈家莊及放火燒莊。

此時，李逵渾身血污來到廳上表功，說道自己殺了祝龍、祝彪及扈太公一門老少，只可惜跑了扈成。宋江聽了，不只不表揚，反而怪責李逵不應血洗扈家莊，只因扈成已降，自己亦應承放過扈家莊。

宋江萬萬料不到自己忠心耿耿的黑鐵牛反唇相譏。李逵指宋江對扈家莊格外開恩有私心，乃垂涎扈三娘，欲納為妻。若無私心，何以捉了扈三娘後，不收押在山寨牢房，而是交由宋太公看管。

查實，李逵何嘗沒有私心！黑鐵牛不娶妻，也不想黑三郎娶妻，自己獨霸「哥哥」。

（細說水滸．二五九）

白家廊

為了寫作和思想的人生

吳小彬

在這個世界上，有一種專為文字寫作而生的人，他們整日沉湎於筆墨和想像而荒疏了與周圍的交往，他們的心思傾注並嫻熟於一件事情，卻在接人待物上笨拙而木訥。不知造物主是怎樣安排的，偏偏是這種對生活好像並不在意的人，對人世和命運有透徹的認識和驚人準確的預感，偏偏又是這等穎悟與靈秀之人，與人相處時總顯得羞怯、懦弱和無能。

1913年1月，卡夫卡給未婚妻寫信說：「我最理想的生活，是帶着紙筆和一盞燈待在一個寬敞的地窖最裡面的一間。飯由人送來，放在地窖的第一道門後。穿着睡衣，走過地窖所有的房間去取飯，是我唯一的散步。然後我又回到桌旁，深思着細咀慢咽，緊接着馬上又開始寫作。」

卡夫卡的未婚妻名叫菲莉斯．鮑威爾，出身於德國的商人家庭。卡夫卡在朋友的家裡認識並很快喜歡上她，有一段時間，卡夫卡每天都會給她寫信。1914年6月，他們舉行了訂婚儀式。可隨着時日推移，卡夫卡發現菲莉斯並不理解他，也不喜愛文學，他把自己的小說讀給她聽，她也沒什麼反應。她關心的是飲食、衣飾、良好的居室、屋裡有暖氣，她勸卡夫卡對父親的工廠多用心一些，可卡夫卡對工廠和生意很厭煩。在兩人相處的日子裡，卡夫卡感受不到心靈的呼應，體會不到情投意合的滋味。1915年，兩人解除了婚約。

卡夫卡在日記裡寫道，「沒有一個中心，沒有職業、愛情、家庭、養老金，這就意味着沒有在世界上站住腳」。卡夫卡也想過正常人的生活，也想在人世間找到愛情和家，可他寫作的衝動和渴望，為維持創作狀態必須有的孤獨、沉思的習慣，又讓他和所有人疏遠，他與別人在一起總會感到隔膜，忍不住要逃回自己的房間和書桌。大多數的女人都是滿腔熱情投身於生活的，她們的樂趣、幸福全在日常的操勞和事情中，她們無法理解和接受卡夫卡的生活態度及孤僻，卡夫卡的失望、苦悶在所難免。

卡夫卡說過：結婚，建立一個家庭，生兒育女，在這動盪不安的世界上贍養他們，甚至還領他們走一段路，這是一個人所能達到的極限了。許多人輕而易舉地做到了這一點，可並不證明這件事容易辦到。卡夫卡就覺得自己很難做到這些，他對自己既孤傲又懦弱的個性，對自己欠缺生活本領和「經驗的無能」有清醒認識。他雖然也渴望一個理解、欣賞並願意為他付出的女人，雖然也知道婚姻對一個男人的全部意義，但他更珍惜自己的文學創作，更懂得孤獨、思考於自己生命的意味，「我內心有個龐大的世界，不通過文學途徑把它引發出來，我就要撕裂了！」他彷彿看到，自己是擔負着某種特殊的使命才降臨到塵世的。為了完成這種使命，他必須經受人世的苦難，必須活在缺憾、錯悖和孤單中，他被罰不能獲得一般人的平靜生活和幸福，他還要不時忍受疾病和失眠的折磨。《審判》、《城堡》、《飢餓藝術家》等作品的誕生，好像就要求作者必須殫精竭慮、嘔心瀝血，這些人類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，與卡夫卡在生活中的羸弱、無能和一種命中注定的失敗密不可分。

卡夫卡著作的傑出讀者和闡釋者、思想家本雅明，也是這樣一個將生命奉獻於寫作，卻在生活中處處碰壁的人。

與卡夫卡一樣，本雅明身上也有「一種深刻的憂鬱」。可他鄙棄現代心理學的術語，而求助於占星術的解釋：「我的星座是土星，一顆演化得最為緩慢的星球，繞道而行，拖延遲滯」。

批評家蘇珊．桑塔格說：「對一個土星性格的人來說，時間只是履行壓抑、單調、重複使命的介質。這樣的人生性遲緩、優柔寡斷，以至於有時不得不用刀子開闢通路，有時就把刀尖對準了自己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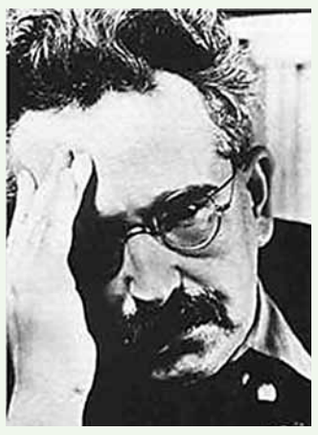
遲緩，是憂鬱性格的一個特徵，而笨拙則是另一個。這樣的人才思卓著，但缺乏生活的能力，他們天生有藝術家和殉道者的氣質。本雅明談論卡夫卡時說過，這樣的人追求「失敗的純粹與美感」。

本雅明的生活經歷，又一次證明了——為了完成工作，一個人必須孤獨，至少不能受長久性關係的束縛。本雅明雖然於1917年結婚，第二年還有了一個兒子，可「婚姻對我是一個致命的打擊」。作為丈夫和父親的他，根本不懂得怎樣來處理這些關係。1921年他與妻子分居，1930年離婚。

與這種生活的無能如影相隨的，常常是一種壞運氣。本雅明一生運氣不佳，尤其在1940年，法國淪陷時，他幾經周折，好不容易逃到法國和西班牙的邊境，卻被以非法越境罪拘留。與他同時被囚的人第二天就獲准離境去了美國，可他卻於當晚自殺。逃亡、被拘，讓本雅明深感屈辱，他無法像別人一樣心平氣和地忍受，他無法度過那個夜晚。他服用大量嗎啡而死，帶着哀傷、絕望和許多未完成的寫作計劃。

卡夫卡生前默默無聞，只能用業餘時間寫作，死後幾十年，他的價值和作品的意義才漸為人識。對人世和社會的陌生、孤獨與恐懼感，是他小說的不變主題，無論主人公怎樣倔強、叛逆、抗爭，終究於事無補，沒法改變命運，強大的異化力量控制着一切。儘管如此，卡夫卡的主人公仍然頑強不懈地尋找和奔走，他們的奮鬥，與他們的失敗一樣令人感懷不已。卡夫卡的生活和作品，構成着一個含義深邃的寓言，喻示了人在用現代技術裝備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孤單、渺小和脆弱，揭示了人在當今世界的困境，披露了人在物質和體制合成的「城堡」面前的無能、無名及身份的不確定性。在這個世界上，善良，嚴格來說是一種絕望的體現；閱讀，是人們對現實的逃避；寫作，是人唯一能夠證明自己價值的事情。卡夫卡正是以自身的孤獨、痛苦、思索，擔當起「作為人類守夜人的責任」， 他的全部文學創作，都是「向最後的塵世邊界的衝擊」。由於極其深刻和形象地表現與闡述了人的境遇及命運，卡夫卡成為當代人精神上的先知，他的思考和寫作風格影響了一大批晚近的作家。

■ 卡夫卡　網上圖片



■ 本雅明　網上圖片

而本雅明，留下的也不只是一些作品，而是一個致力於寫作、批評和實驗的人生。本雅明對歷史的彌賽亞式的閱讀，讓他的思考具有神學意味，他以驚人的勇氣尋找在黑暗、墮落的悲慘中獲得拯救的先兆。在痛苦和絕望中，本雅明執意站在救贖的立場上，觀察、辨析和沉思一切事物。別人反對人工製品商品化，他則以辯證的方式力圖從商品形態中召喚一種革命的美學，他相信知識唯有通過救贖才能照亮世界。在這樣的洞察下，他追究商品後面的寓意，揭露物質社會的扭曲、貧乏和裂縫，解讀城市和街道建築的空間含義及其隱喻，希望有一天能夠接近啟示和救贖。本雅明的孤獨，與生俱來，本雅明的厄運，深嵌在他的性格中。今天，人們還在用充滿狐疑的眼光打量着他，而無須置疑的只有一點，那就是他的敏銳、才華和獨到的觀察。

在多年前用過的一個筆記本裡，我寫到：「秋夜已深，風很涼了，在燈下讀卡夫卡和本雅明，覺得豁然開朗，迷惑消散。他們的小說、論著及生活，讓我感到自己在人生的漫漫長途中不再孤單、不再悲冷，他們是我心靈上的先輩和精神上的知音」——我現在把這段話抄在這裡，向這兩位去世已久的作家致意！

杜亦有道

醉蟹之最

阿杜

有人問「醉蟹」哪裡最好吃？以本人「半個地球為食貓」之經歷而言，最好吃之醉蟹當數上海本幫菜老店之「老吉士」（入門要下幾級樓梯在地牢開餐的那一家。香港跑馬地也有家「老吉士」，據云出自同一老闆，但吃味大有不同）。在上海排第二名的應是復興路少年宮對面之小店「小復興」，此店之醉蟹並非早醃好，而是即宰砍海蟹用滾燙花雕燙下即吃，他們主廚寧波人說：「我們叫溫蟹。」此小店之「溫蟹」真是百吃不厭，可惜上海戲劇學院老友來信說此店已執笠拆樓了。

香港有吃最上品美味醉蟹，完全及得上上海「老吉士」之處，此便是尖沙咀地鐵站國際大廈廿五樓的一家寧波菜「文鼎一號」也，此店之頭盤「醉蟹十八斬」，把潔淨海蟹原隻自上蓋斬開十八件，醃製之醬汁除十二年花雕加六年魚露再糅合數粒玉桂、陳醋等卅餘種「寧波秘汁」浸醃成。據說此汁乃出自寧波文化部長朱自青家傳，據知此店價格頗「攻鼻撐腳」，但光此一味「十八斬」已值回票價了。

如此這般「最好吃之醉蟹」一上海一香港之址號皆已列出，真味當前人生難得幾回試，所以「文鼎一號」雖貴，阿杜也一而再為座上客，好在年已老邁，放懷而吃也再沒多少年，問題只在於「先窮後死」還是「先死後窮」哪一跑贏而已。當然，「先死後窮」是最理想者，若是先窮而後卻不肯釘，九十九歲胃口仍佳卻已窮到身無分文，那麼就請哪一位仁兄仁姐高抬貴手給俺來一記十八斬好了，善哉善哉。

隨想國

鹽城

興國

在南京參訪時，接受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司錦泉的晚宴招待，席中談到鹽城已經有了直航台灣的機場，大為詫異。

多年前前往宿遷時，曾經路過鹽城這個海邊城市，那時聽說經濟還沒有這麼發達，怎麼一下子就發展到有飛機直航台灣呢？聽了司部長的解說，才知道這幾年鹽城發展飛速，去年的生產總值已達到二千二百六十六億元人民幣，實現了五年翻一番，財政總收入為四百多億，增長了百分之五十，實現了兩年翻一番的目標。真可謂一日千里。

司部長還說，台灣的前「行政院長」郝柏村就是鹽城人，他回鄉探親時，還要求坐船前往，當地還大費周章找船，沿着郝柏村說的路線航行，甫一上岸，他就完全記得怎麼走回家的路，真是驚人的記憶力。

這使我想起了郝柏村前些時候，對宋楚瑜批評馬英九無能時的回應，他說馬英九確實是無能——貪污無能，權謀無能，後一句更暗嘲宋楚瑜。八十多歲的人了，腦袋清醒得很呢。

寫《水滸傳》的施耐庵也是鹽城人，而且一九八三年便有了監城丹頂鶴自然保護區，是中國第一個灘塗自然保護區，更是世上最大的野生丹頂鶴群的集結地，雁、鴨類飛禽成千上萬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接納為「國際生物圈保護區網絡」成員。

江蘇省我只有泰州和鹽城未曾造訪，這次在南京得知鹽城原來這麼美好，我的旅遊下一站，就是鹽城了。

記憶後書

特朗斯特羅默

鄭政恆

耳邊傳來新聞，是特朗斯特羅默（Tomas Transtromer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。於是我匆忙找出那一本擱置許久的《特蘭斯特羅默詩選》（董繼平譯），翻了數頁，不禁失望。我想也許是譯本的問題吧。北島在文章〈特朗斯特羅默：黑暗怎樣焊住靈魂的銀河〉已有一些批評，於是又找來李笠的中譯本和Robin Fulton的企鵝版英譯本，他們從瑞典原文翻過來，應該比較準確，我不懂瑞典文，不敢置喙。我讀着Robin Fulton和李笠的譯詩，果然，詩的味道很充足，是上乘的抒情詩，簡約精煉，沉着而內省。

陸陸續續也看到黃燦然的譯詩並小釋，還有胡燕青的文章。黃燦然譯了十首左右，其中有〈給邊境背後的朋友們〉（Robin Fulton譯為To Friends behind a Frontier），北島、李笠、董繼平都翻譯過。我沒有資格說誰好誰不好，只想點出幾個差別。後三位都將詩題的Frontier譯為「防線」，只有黃燦然譯為邊境。詩作第一句，黃燦然譯為「我謹慎地給你們寫信」，北島譯為「我寫給你的如此貧乏」，董繼平的譯筆跟北島相似，但點明是「給你們的信」，李笠卻是「如此簡短」，Fulton則是I wrote so meagerly to you。第二句，特朗斯特羅默說「我不能寫的／膨脹又膨脹一如老式飛艇」，黃燦然譯為「熱氣球」，大概因為老式飛艇就是熱氣球吧。第三句大同小異。

略過第二節。第三節第一句，Fulton譯為Read between the lines，李笠譯為「請回味句中的含義」，同是譯自瑞典文，似乎很不同呢。黃燦然譯為「領會言外之意吧」，北島和董繼平分別直譯為「請讀這字行之間」、「在句子之間閱讀」，直譯就好像有點太規矩了。

最後一句：「我們將在兩百年後相見，／那時酒店牆上的擴音器將被遺忘——／它們終於可以睡覺，變成鸚鵡螺化石。」（黃燦然譯），擴音器是microphones，李笠譯為「高音喇叭」。最分歧是最後，Fulton譯為become trilobites，北島和董繼平跟Fulton一樣，中譯為三葉蟲，李笠譯為正長石。那是三種完全不同的東西。